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选粹丛书

王冠的秘密

王路遥作品自选集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王冠的秘密

——王路遥作品自选集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冠的秘密:王路遥作品自选集/王路遥著. -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3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选粹丛书)

ISBN 7-5007-3477-8

I. 王… II. 王… III. ①儿童文学-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7840 号

王冠的秘密

王路遥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发行

河北景县航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10 印张 印数:10,000 册

1997 年 8 月河北第 1 版 1997 年 8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ISBN7-5007-3477-8 /G·2269 定价:11 元

凡有印装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告诉你一个秘密

——致少年朋友

在你们翻阅这本小说集之前，我想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个集子里的小说呀，和别人的小说不完全一样，我写的每一篇小说，差不多都是一件曾经发生过的真事。小说里的事件，不是我亲身经历的，就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也几乎都是生活里的真人，有的是我的亲友和邻居，有的是我的同事和学生，或是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隐私，有的干脆就是我自己。

有人说，小说都是编的，作家吃饱了，睡足了，就可以编织出各式各样的小说来，甚至可以把地球上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编得活灵活现。也许因为我笨，也许因为我看到的和听到的许多真实的事情已经生动得足以引人入胜；所以，我写的东西大多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当然啦，免不了要做点加枝添叶，移花接木的工作。不过，有一点完全是我自己的创造，那就是给所有的人物统统改名换姓，而且绝不留下蛛丝马迹，比如，生活里的牛大江，在小说里绝不能叫马小海，而要给他起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名字，免得给我和被 I 写进小说里的朋友和熟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因为这个集子里的小说都是生活中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

事情，没有神仙鬼怪，也没有外星人，所以，你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不妨让自己也走进小说里面去，和小说中的人物一起参与小说里发生的事情，分享他们的快乐，也分担他们的烦恼。如果因此你们竟在小说里交上了同欢共苦、难分难舍的朋友，我想，那一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儿。到那个时候，我一定把他们的真实姓名告诉你。

愿你们和小说里的朋友一起成长！

目 录

告诉你一个秘密

——致少年朋友·····	(1)
小星星·····	(1)
小撅枪·····	(22)
画春记·····	(31)
落选记·····	(44)
一张飞机票·····	(53)
两个石膏人·····	(60)
准时集合·····	(69)
春天的奇遇·····	(76)
带问号的妈妈·····	(85)
破案记·····	(90)
刀枪不入的孩子·····	(107)
没有想到的事情·····	(123)
意外的烦恼·····	(139)
王冠的秘密·····	(157)
失踪的夜明珠·····	(267)
和儿童文学的不解之缘	
——致成人读者·····	(303)

小 星 星

小星星是个勇敢、聪明、漂亮的小姑娘，我和她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说起来倒真有趣，我们俩的友谊是从吵架开始的。那还是 1948 年秋天的事，不过，我和她的认识必须先从老刘的出走说起。

老刘要走了，我们并没有挽留他，倒是把他催得一刻也不得安宁。事情是这样：老刘是个党的地下工作者，还是我们地下党支部的书记。现在他的身份已经有些暴露了，为了他的安全，组织上决定叫他赶快离开这里，转移到解放区去。可是他呢，却总是不放心这个，不放心那个的，磨磨蹭蹭地不肯走。哎，真急死人！

其实，我们也舍不得他走。这里马上就要解放了，为了配合我们的大军解放这座城市，地下党组织已经紧张地行动起来了。有很多工作要我们去做，在这个节骨眼上走掉一个干部，而且又是老刘这样忠诚干练的干部，那真是个不小的损失。再说，我们和老刘共同战斗好几年了，也舍不得分手。但是，魔鬼的影子已把老刘缠住了，不催他赶紧走哪成啊！

忙了半天，总算把老刘安全地送走了。他临走的时候，向我传达了上级的决定：由我接替他的工作。于是，我就得

按照老刘告诉我的地点和方式，在指定的时间去和领导接关系。

这一天早上九点多钟，我穿上一身青哔叽中山服，手里拿着一张卷成卷儿的《民言报》，——这是老刘告诉我必须如此打扮的——到西郊公园去。

因为形势吃紧，公园里游人不多。我一个人沿着一条石子铺砌的小路，漫步到八角亭东边的那棵最大的槐树下面。

我站在树前，向四周环视了一下，一个人也没有。是我来得太早了吗？我看了一下手表，九点五十分，离约定的时间只差两分钟了。我又转到树后看了一下，还是一个人也没有。我有点着急了，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说：“唔，一个人也没有啊！”

没想到，我的话音还未落地，一个女孩子的清脆的声音从高处传来：“怎么会一个人也没有？是我不算人，还是你没长眼睛？”

这一来，倒吓了我一跳，仰头一看，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高高地坐在一枝横树杈上，手里还拿着一只口琴，正准备吹哩。她穿着火红色的绒线衣，套一条豆绿色的短裙子。两只穿着力士鞋的小脚悬空地抡搭着，怪自在的。她那梳着小辫子的脑袋歪倚在右肩头上，水灵灵的大眼睛向我顽皮地眨巴着，鼻子略微有些上翘，显露出一副淘气相。只要你一看见她，就会从心眼里喜欢她。

她刚才说的话虽然是那么刺辣辣的毫不礼貌，但是我却一下子喜爱上她了。说实在的，要不是今天我有要紧事，我

真想跟她在这里玩上半天。你知道，我是最喜爱孩子的，尤其是最爱那些活泼淘气的孩子，这大概是因为我自己就很“淘气”的缘故。不过，今天我可没心思跟孩子玩，我想，说两句话把她气走算了。

“喂，小姑娘，看不见你，可不怨我啊！你长得也太小了，落在树枝上还不如一只小黄鸟惹人注意呢！”

听了我的话，她撇了撇嘴说：“不错，我是只小黄鸟。可你呢，简直就像只大黑熊，挺大的个子，却只有黑豆粒大的两只眼睛，所以什么也看不见。”

她这么一个反攻，倒把我弄得狼狈不堪，张口结舌地半天答对不上来。我仔细一琢磨：自己这么粗壮的身材，又是黝黑的面皮、小眼睛，再加上一身青中山服，倒确实有几分像那“黑瞎子”呢！

显然，她知道自己获得胜利了，格格地笑了起来。我呢，没话可说，却跟着她哈哈地傻笑了一阵。

我正笑得起劲，忽然想起：不行，不能总跟这孩子逗着玩，她留在这里是个严重的障碍，必须想办法马上把她打发走才好。

“小姑娘，你先别乐了，我劝你快下来，到别处玩玩去吧。要不，你坐得时间长了，腿就会麻的，腿一麻就得摔下来，要是把鼻子摔平了，可就不好看了。”

“嗯，好吧，我下去。我往下跳，你可得接着我啊！”

嘿，我真没想到，这个调皮鬼，居然会这么听话。我赶忙放下手里的报纸，张开双臂等着接她。她“飏”地一下，

像只小燕子一样，轻盈地飞了下来。我连忙把她接住，再轻轻地放到地上。她一弯腰，捡起我的报纸撒腿就跑。哎呀！不得了，今天接关系用的报纸叫她拿跑了。这可要命！我急忙追着，喊着：“喂，小姑娘，还给我报纸！”她呢，把报纸举得高高的，飞快地跑着，简直是成心跟我逗气。这丫头真是身轻如燕，跑得飞快，我费了好大力气才追上她，把报纸夺了过来。

这回我可真有点生气了：“你这孩子，好没出息，拿人家的东西也不害羞！”

可她呢，却一点也不着急，还格格地笑哩！她说：“我跟你闹着玩哪，你这人，还不如我的弟弟哩，连闹着玩都不懂！”

咦，你看她倒像我的姑姑，教训起我来了。为了把她气走，我故意板着脸说：“我不认识你，也不跟你闹，你快走吧！”

“好，走就走！我走了你可不许再往回叫我啊！”

“嗨，你以为谁还希罕你这个调皮鬼呀？”

她向两边看了看，调皮地说：“嗯，那好吧，有志气可别叫我！再见吧，穿青哔叽中山服的先生。”她向我眨了眨眼睛，就朝着公园大门的方向摇摇摆摆地走了。

啊！为什么她特别提到我的青哔叽中山服？莫非……莫非她就是来和我接关系的人？不，这简直不能相信，我要找的是一位党的地下工作者呀，而且还很可能是一位老资格的领导干部哩。她算什么呢？不过，她既然特别管我叫“穿青

哗叽中山服的先生”，而且又是在我们约定的地点……唔，许是个大有来历的小鬼。想到这里，我赶忙喊她：“喂，小姑娘，你回来！”

听见我喊她，她慢腾腾地转回身来：“你看，还是你没志气吧？”

“好，就算我没志气，你快回来吧！”

她走回到我的跟前，又连续不断地向我眨着眼说：“你呀！就是没志气，你撵走我还得再把我请回来，而且，你夺回去的报纸，只要我一要，你还得双手还给我呢，你信不信？”

我完全明白了！不过，我还故意说：“不信！”

“那——你拿的是今天的《先锋日报》吗？可以借给我看看吗？”

唔！不错，果然是个有来历的小鬼！我赶忙照约定的暗语回答：“不，这不是《先锋日报》，是《民言报》，不知你喜欢看不？”

“我不太喜欢看《民言报》，不过既然没有《先锋日报》，我也想看看它。”

于是，我把报纸递给了她。

她接过报纸，高兴地拉住我的手说：“叔叔，我不跟你闹了，快跟我走吧，我爸爸在家里等着你呢！”

你看，她刚才还跟我调皮斗气，现在倒亲热地叫起叔叔来了。其实，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同志的关系，本来就是最亲密的。

我兴冲冲地跟着她走出公园。在僻静的路上我问她：

“你爸爸为什么不来，却派你这个小鬼来呢？”

她向四周看看，没有人，才悄悄地说：“爸爸昨天参加了在市政府门前举行的反南迁活动，回来的时候长了个尾巴，好不容易才甩掉。今天街上‘狗’特别多，出来不方便，怕把昨天刚甩掉的尾巴再长上。”

“小家伙，你一定常替你爸爸做些事吧？”

“嗯，不过不是替爸爸，我是做我自己的一份。”

嘴，好豪迈的口气！我更是打心眼里喜欢她了。

我问她叫什么名字。

她说：“我叫林晨星，爸爸妈妈都叫我小星星，因为你是叔叔，以后也叫我小星星好了。不过，我的同学要这么叫我，我可不答应。”

“小星星——这个名字真好！你十几岁了？上几年级？”

“我再过三个月就十三岁了，现在上小学六年级，明年就要上中学了。”

“看样子，你这个活跃分子，在学校一定还是个班长啦，对不？”

“不对，不是班长，是自治会的总干事。”

“咦？你们小学还有自治会？”

“嗯，别的小学差不多都没有，可是我们小学有。”

“不用问，那一定是你这个活跃分子组织起来的吧？”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

路上的行人多了，我们就谈些别的事情。

她一直把我带进一座小院落里。院子不大，房子也只有四、五间，但是很干净利落。小星星把我引进北屋，有一位四十多岁戴黑框眼镜的男人，正伏在桌子上看地图呢。我想，这一定就是小星星的爸爸——我要会见的领导同志。

他一见我们进来，连忙迎出来握着我的手说：“唔，老王，你来得正好，坐吧，坐吧！”

见他直接称呼我老王，又是那么亲热，小星星奇怪地问：“爸爸，您原来就认识这位叔叔？”

“当然啦，本来是一家弟兄嘛！”说着，他爽朗地笑起来，然后又说道：“虽然是一家弟兄，我也作个自我介绍吧，我叫林知途，以后就叫我老林好了。”

我也笑着说：“看样子，我这个弟弟是用不着向哥哥作自我介绍喽！”

说着，我们三个人都笑了。老林转向小星星，拍着她的肩膀说：“小星星，我应该特别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叔叔和你一样，也很爱好文学，你作的那些诗呀文呀的，以后可以向他请教了。给你找个好老师，我也好躲躲清静。”

小星星乐着说：“那敢情好啦！”

接着，老林同志坐下来，指着桌子上铺开的地图对我说：“你看，今天刚得到的消息，我们的军队已经解放了绥绥镇，离我们这儿只有一百八十里了。”

小星星听了高兴地拍着手说：“真好呀！您昨天还说有二百里呢，今天就剩一百八十里了。爸爸，一天推进二十里，用二十去除一百八十……那就是说，只要再待九天，我

们这里就要解放啦！啊……真好啊！”

“嘘，小声点，现在还不是开庆祝会的时候。去，到外面看着去，我要和这位叔叔谈点事。”

“嗯，好吧。”

显然，从她的声调和表情上可以看出，她是不情愿出去的。

老林同志把小星星打发出去看门以后，他又把我领到里间去坐。他用低低的声音对我说：“自从‘八·一九’大逮捕以来，有不少同志被捕了，也有不少同志被迫到解放区去了。虽然这只是敌人垂死前的挣扎，但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我们必须沉着机警地应付一切。不过，好在敌人的死期不远了。在这关键时刻，老刘又转移走了，非常可惜。现在是事多人少任务重呀，我相信你一定能很好地接替老刘的工作。”

我说：“我一定尽力把党交给我的工作做好，不过，一定不如老刘。”

他摇摇头说：“唔，这思想可要不得，俗话说，不怕不易，就怕泄气。”我听着，默默地点了点头。

接着，他向我指示了今后的工作，还说有一件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我去做。我听了非常高兴，忙问他是什么任务。

他又打开地图，指着说：“我们的大军从北面压下来了，敌人仗着这里有坚固的工事，幻想顽抗一个时期试试。因此，这几天敌人日夜不断地从南边调运武器、弹药、粮食等物资。和这同时，敌人也知道他们在这里呆不长了，所以急着把这里的贵重设备和物资，劫运到南边去。这几天，我们

正发动工人群众反对南迁。”

“是啊，这个运动声势很浩大。”

“嗯，我们当然不能眼睁睁地让敌人把机器设备盗走。现在不但掀起了抗议示威的浪潮，而且各大厂都组织了工人护厂队，全体工人都拒绝拆卸机器设备。你看，工人就有这个力量。”

说着，他张开了他那只粗大的手掌，好像要拦住敌人去路似的。然后，他又指着地图上城南的一条河说：“你看，敌人要运来弹药和粮食，要运走设备和物资，都必须通过这条河。我们要把河上的这座桥炸毁，让敌人的铁路运输瘫痪下来。”

我兴奋地说：“我明白了，给我的任务就是炸毁这座桥，是吗？”

“不错，正是这样，它的重要意义，你一定很清楚了。你准备怎样去完成？你先仔细想想。”

我考虑了片刻，说：“我打算今天夜里就去……”

老林打断我的话，说：“不，不能夜里去，必须白天去，……”

我莫名其妙地插嘴问道：“怎么？白天去？”

“是啊，必须白天。你想，要炸毁这座桥，必须要用十几公斤炸药，这么多炸药必得用手提箱带去。夜里提着手提箱在街上走，一定要被检查。所以我想是白天把炸药先带去，藏在离桥不远的地方，等天黑以后再动手爆炸。”

“对，是应该这样。”我佩服老林的策略。

他接着又说：“前天早上和晚上，我到桥梁附近绕了两回，我看炸这座桥还不是极端困难的。第一，这座桥不是非常坚固的，而且在桥身上有很好的置药点。第二，由于这里附近没有游击队活动，敌人比较大意，戒备不算严，在两岸桥头上没有固定岗哨，夜里只有巡逻兵每隔十多分钟经过一次。在这个间隙时间里，我们是可以做好爆炸工作的。同时，桥梁附近地形复杂，树木丛密，人很容易隐蔽。”

听完，我暗自想道：到底是领导干部，考虑得多么周到而又果敢啊！

老林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说：“人多办这事，目标太大，一个人又太单寡，我想最好是两个人去，一个人爆炸，一个人监视动静。因此，我需要一个机智能干的助手。”

“你想得很对，我已经打算好了，让你们支部的田坚同志作你的助手。”

“小田不行，他的关节炎昨天又犯病了，连走路还费劲呢！”

“那——你们支部就只有老徐了。他年龄又太大，干这事不太合适，也不行……”

我问：“别的支部的同志，有合适的吗？”

他慎重地考虑了半天，然后说：“别处的同志，有的有要紧事占着身子，有的又不宜派去。这个任务很重要，干脆我们俩一起去好了。”

我连忙说：“这可不行，你的责任很重，万一出个意外，

那还了得！无论如何我不能同意你去。如果实在没人好派，就我一个人也能完成任务。”

正说到这里，门砰的一声开了，小星星一下子蹦了进来：“爸爸，让我去吧！”

老林同志的脸色忽然变得那么严肃，声音很低但很严厉地说：“谁叫你进来的？”

小星星脸红了，不知所措地退到门口，倚住门框，低下了头。

老林同志继续严肃地说：“你偷着跑了进来，如果这时候有人走进院子，听见了我们的谈话，那该怎么办？”

“我……我把门闩插好了。”

“你不要太相信那个木头门闩，我们现在不是在和孩子玩捉迷藏，而是在跟一群既像狼又像狐狸一样的恶魔打交道。再说，我们谈的话是不许你知道的，你为什么自己来偷听？不守纪律的人，是最不可靠的人。本来我倒考虑让你去来着，可是现在我不能信任你了。”

“爸爸，我知道错了，以后一定不再这样。您还是信任我吧！”

我原想她被这样一训斥，一定会哭的。可是没想到，她却拼命抑制着自己，连一滴眼泪也没有掉。嗯，是个倔强的孩子！

她偷偷地揪了一下我的衣襟，向我求援呢。我呢，自然是义不容辞地为她开脱一番。

可是，过错的问题刚一了结，紧接着她又提出要求来